





用晦

得足下所損書及詩讀之令人感結胸臆涕淚交零  
也先太夫人拜生芻之貺則不肖心磔已且銘之矣  
不肖所謂兩臺投劾者計必果請矣而不獲請南牀  
白簡必行矣而不竟行造物者豈故周邵我耶嗟嗟  
丈夫亦安能再辱也是下期欲以新正謁太嶽汎我  
舸長江中屐齒徧吳諸山而後訪我壯則壯矣不至  
困宗正條以爲長者憂否縱魚服自匿紫氣能不東  
行也小祇園水竹日益成趣所增置丘島樓觀臺榭



水木芙蓉之屬似非復人間境亦欲得竒士見枉不  
爲辱耳寄來近編俊逸朗爽老手斲輪宛然吳郡濟  
南堂室也始濟南報德甫書以大江以西一人者計  
其時未有用晦也濟南在當不復作此語耳鄙人乃  
有云七言近體不易撰然近則近之五言古易戲拙  
然愈近愈遠謹以獻足下爲洩勃之用損餉細絨珍  
於復陶茶甌沈水香皆是高齋精品一一領訖所委  
四扇一長箋四紙皆勉爾塞白臨池之技寔不如我  
家弟也吳士奄忽藁葬異鄉少婦行去惟矣可歎可

歎

又

二陸歸得手教累紙又拜雅贖因得聞龍沙公萬福  
足下吟思日益勝不肖群從中表小有意者皆入佳  
句中一何幸也二生萬里干謁爲毛知客所窘非足  
下當立稿矣僕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  
小祇園覺天池槍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華生非欺  
我者恨不令足下共之耳元春回筆驟入妙欲令一  
探南中山水歸拈伯虎徵仲兩瓣香足下試窺一班



可也餘情具德甫書茲不復贅

### 石拱辰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貺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佇少  
春文已歸與公耦耕對讀時復觴笑下上千古郝君  
不百里而近行窩乘興在步武間真足樂而忘世第  
今輦上君子坐失三賢爲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  
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宅日抱甕其間不失作  
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力欲趣闡之而逃焉不失作  
老納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  
公輩偉人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爲穆太公壽序匆匆  
未果幸以其履歷來新正禪除後首試筆也

### 歐楨伯

別足下之二日而梁彥國至又數日而出會知足下  
曾過此爲之懊歎累日居無何此君謫命亦下矣渠  
新作翩翩雖不能如足下大力似未減惟敬許大北  
京一冷曹不能容操觚士良可歎也計足下歸治喪  
畧畢異時游吳之筴定否太湖田亦不薄差足君伏  
臘也小祇園成矣坐卧三十年退筆成冢敗甕作丘



亦何所負王生政恐造物妬我一壑耳近緒忽忽僅  
成贈荅彥國二詩可取看也秋暑漸蠲節惟自愛

又

昨梁彥國行附一書爲候不意此兄接浙遂爾空返  
足下萬里奔喪衝冒霧露冀天祚純孝久已抵家獲  
躬敦葬事徵考淑懿垂之金石有子如此太夫人可  
瞑矣嚮所云買田吳中事如何臯橋之傍願復得一  
寓公與貴鄉人伯鸞嗣美毋濡滯也暇日覽近集真  
詞場鉅麗不復操粵音矣不肖忽忽大祥始買一舟

汎太湖登洞庭兩峯與靈威丈人鬪石室中省黃綺  
遺跡令人飄飄有遺世意歸擬杜門作倒挂鳥而爲  
遠客如思伯輩所撓香未及竟吐遠近徵文人如責  
博進何以堪之思伯故自佳回復竒長里中生如張  
元春爲渠將去恐嶺南人驟增梁氏價也對客草草  
不悉劇寒計南土稍暖強粥自愛

與張羽王

虎丘之餞盡郡中諸名勝而府公屈行而信布衣之  
交便是千古竒勝惜僕非其人耳舟中小間讀新詩



語語擊節籃田嘉州入室而才情恒有餘小引叙致拙宦宛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僕生平交游淪落行盡晚乃得公私心慰賞中夜獨笑度公亦當然否也二詩極宜佳而爲公私冗沓若春困嚙語可恨可恨所委俟前途小間當命觚恐亦不免小巫之索種種之情容於燕市傾倒不一

袁魯望

履善來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楫分韻角險當時頗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

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足堪半冊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案牘應酬困之若比丘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笑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夷猶亡是非之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迪功五集云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翮搏風三危吸露快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羶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爲魏公葺拙此非



真愛魏公人也以爲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  
臣宜急謝剖劓留迪功前集名世之語豈在多哉僕  
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又

過吳閭得足下捷報喜劇不能言唯與家弟盤舞稱  
快事快事至夜分而已世路清夷勉旃自愛公車射  
策當無出仲舒右第二十年行秘書入木天恐鮮奇  
冊可讀者又蟠螭桃花色野人獨享無緣分奉以此  
二事爲小恨耳舍姪亦遂附驥尾袁宗邁此畊釣之  
業度不至失所矣熙甫名士落魄見收何世之饒伯  
樂也華存叔所附此紙并惡詩扇頭見憶後不免破  
例時時作長安書奈何餘容嗣悉

周叔夜

楚中莽曠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放奏九辨令郢雪  
益輝巫雨流潤不大奇快也吾家太夫人來吾扶病  
移居書室如斗大閨寂可人病不能就足下語可見  
就不

楊祠部



每—上牘人回輒得兄教念我良至又時時動拂衣  
興春卿署中持酒杯課花鳥耳亦足薄兄宦情耶某  
不曉事書生耳鉛槧之業雖杓鑿時態心愈好之案  
牘作苦偷息吟咏昨理髮得三十莖許白者悵然又  
之有盡之年更可授他人手磨弄耶三輔獄畢傳歸  
從漁陽旁小邑就山僧乞藏經讀一遍足矣不復理  
向時眉眼見貴人也勉旃醇酎足暢毋多談

上太師徐公

某等竊伏觀壬戌以後相公柄國清節峻嶮一洗中

外苞苴之舊收召耆逸白駒絕嘆保惜言路阜囊生  
色優假邊場任事之臣使得各獻忠力海內之士人  
思自奮精白喁喁望治至于密疏迴天六飛中止功  
在社稷千古所無丙寅 二詔光被海宇而中間大  
鼎革俱以顧命發之光昭先帝之謙德無損 今上  
之孝治雖堯舜共默臯契佐宣亦何以過此今內自  
輦轂外際雕編含生之類無少舛望而獨不肖某兄  
弟罪惡深重不能爲先人延籲須臾之命一沾維新  
之澤沒齒覆盆益舉家向隅嗟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矣痛惟先人自受殊擢以來驅馳南北勞瘁萬狀實  
不敢毫髮負 國已未之役失事甚輕言官傳會風  
旨法司上情 天怒律既牽比情復徑庭此皆我相  
公所素悉也嚴氏排毀之深鄙其網餌之巧此則我  
相公所深賜憫者也記不肖橐篋之日以楚服請見  
我相公曲垂指示謂當泯默姑俟 天定不宜速激  
更生不測因旁及時事歎息久之曾未何時命與禍  
會終風洄穴雷霆暴興不肖兄弟既不能叩 北闕  
伏甌刀請代退又 能棄捐不孝之軀付溝瀆以從

逝者所以枕塊削跡強顏稱人庶幾一日迴光之照  
恐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不肖雖摧裂憤亂時然未  
嘗頃刻忘我相公之教亦未嘗頃刻不加額頌我相  
公大德特以親在淺土家猶罪藉身負不孝大惡不  
敢以區區無益姓名仰玷門牆長負生成之恩自棄  
名教之外八年于今矣乃間從友人徐中行及二三  
鄉戚所傳我相公時時齒及使人屏息而無所容知  
大造之不絕物也今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都門  
之外迫於禁例不敢叩謁謹此齋沐手啟投誠并具



疏稿呈覽伏惟俯賜憐察一爲逝者明其區區得歸  
拊先大王父之域存沒感激非銜結可報如疏辭情  
節稍涉欺罔及不肖兄弟妄有他覲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速賜誅殛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不肖  
兄弟得稱爲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技辱見收  
門墻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來家在丹籍身負不孝  
大譴實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記室至於仰止之私

無日忘之乃者一神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代千  
載一時竊不自量欲爲先人白見寃狀匍匐萬里伏  
闕上書而迫於禁例躑躅國門之外無由希望顏色  
竊布區區之懇唯相公憐而察之痛唯先人束髮登  
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先帝盡瘁報國十  
年之間南北驅馳間關萬死不敢避縮而禍繇說積  
事與命會天威森加霆霰併下覆盆沒齒長辭迴  
光悲乎悲乎始嚴氏當國時亦欲羅致先人於門下  
先人稔識其姦遂巡引避渠固已切齒矣而曾不肖



世貞不能慎交游以從事於楊仲芳宵慝若某某者  
從而孽之先人又不自閔時時對衆斥其奸狀貝錦  
朝織夕不可破陽驚陰喝極其智巧鍛副就籠寄命  
游釜願指鄢卿授草方察顛倒三尺吏議莫從爾時  
世貞兄弟欲叩闥泣血請代而迫於奸言謂當靜俟  
激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經雉以從逝者強  
顏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惟門下以甘盤舊學  
越踐伊傳之地左右 明主翊贊太平必使窮髮無  
冤白骨盡肉乃忍惜一投手之勞於素所憐識之人

乎疏稿上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拊莖大王父之  
穴世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覬他念  
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

某聞之史遷氏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乃若春秋列國東西  
二京節俠黨錮諸賢士行讀之至今凜凜若生者豈  
非左馬班表諸君結撰力耶然所謂一字之褒重於  
華衮則唯夫子乎是歸夫人至此大不幸也然亦有



死而稱幸者幸其所托以不死在也卽托人之賢而  
不死托詞之工而不死然未能兼獲儷至者也先君  
子束脩自勵羔羊之節拮据兵戎十有餘歲而卒以  
不阿附權幸中深文而殞其事之本末天下之人能  
知之然不勝其睚眦甫復一官齟齬相繼至兩臺奏  
旌不復報罷而明公獨慨然操如椽之筆而爲之傳  
所以褒閔之辭備至先君子不幸而遇嵩以死幸而  
遇明公以不死且以明公之賢而工於辭萬世之後  
因明公而先君子膾炙於薦紳大夫之口爲其子孫

者當何如以報也拙詩書扇頭聊吐感激之緒百不  
發一唯明公亮之昨小僮回更拜扇幣之貺過渥益  
不知所言謝區區承乏起家叨轉浙西雖宦思索莫  
世意鹵莽未敢一日不盡心民瘼以負知己冬初勉  
襄事期日制之老母乞假不可唯有乞歸耳倘得爲  
宰公一言尤見生成至意秋氣未  
未爲道爲社稷蒼  
生自愛

吳中丞

某竊伏承高風舊矣五絕之操下盼脂韋將使談士



三原州志卷一  
四二  
芬齒墨吏破膽不佞覲以傳吏之便取道恒州謁臺  
下瞻奉龍光一二攄吐逡巡未及日者繇河間而東  
未抵高陽二舍則幾逮陽侯之難委頓入城不浸三  
板俄爾摧毀可三十丈身從吏士號睥睨間僅得小  
退耳錯輪之道改就擊楫出北門泛而安州又從安  
州泛而郡城波濤洶洶望不見涘垂陽宿杪視若蒲  
葦篙師時從舟底撈粟梗人家依高阜餘者十可一  
存竈突無煙大類荒島所經由城市老幼牽道聚哭  
謂潦且四歲日夜希半菽之入今又空矣旁邑踵困

亡所移食盜則不敢飢又難忍計唯有自盡耳河伯  
不仁長吏佐之改歲蟬緩恐一旦不諱仰累仁公今  
天下北罷虜南折倭夷二輔要地陸沉若此可爲寒  
心仁公撫有茲土素所惻怛寧但如其口語而已耶  
竊以爲速上疏蠲額租量爲賑勤多集諸大吏講求  
水所以決之故下楗竹石毋計小費庶不遂爲魚耳  
遺黎孑孑待哺仁公卽無惜一介之使爲行災撫而  
慰之所大願也某愚不更事宜度涓涘無所裨於海  
嶽私昵堂下百里之慮違先哲未同之旨唐突尊重



無任惶恐

大司寇長輿顧公

予與至得老先生所和長篇讀之真如奔流從岷峨  
間瀉來一注萬里日與李順德吳給事相擊節蹈歎  
以爲前輩風流故自遠致是時初有讞獄之命陸沉  
酒食中不得小效蛙響拜大貶之辱唯是老先生與  
坦翁一二大老天所獨私出則黼黻朝著歸則領袖  
泉石其所增色豈唯天目茗雪而已燕中漸不可開  
眼榱棟惟新便有黍離之象世貞抱案九歲矣所坐

想子與亦能談之鷄肋種種無可復污筆札昨檢先  
後著賦雜文各體三十二卷聊綴成帙照影自憐不  
覺食寢俱廢乞得小鎮或出或處不至棄其平生以  
報老先生國士之遇耳引領南睇無任馳仰與時節  
宣珍飯自愛

上馮少宰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蟬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  
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  
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人隸棘寺相公固儼然辱



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  
奉溫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  
西曹之屬間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躡進其履於相  
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  
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  
得公經諸生幸得爲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  
銳情瑣屑求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旣  
前自跡外無纖末可覲於相公衆口謠詠至視爲大  
溥之康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前拔

之得無齒罪藉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  
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  
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  
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嘘枯之恩深矣何以爲報  
也不佞素有膏肓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療卽  
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  
卽罷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家之  
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才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負  
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爲兒女之



三鳳洲尺牘卷一  
四四  
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願相公且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望也

蔡中丞

賊舞白刃而剽者可二十人不佞從鄉里少年白挺  
掎之輒獲其一僂二首餘獸竄去虞伏發其衆囂約  
之耳不則盡掩而取也諸少年旦夕聚而憂賊讐我  
竟不來也此易與耳賊大約五六百甌粵人半之其  
不能圍城而入甚明然所以攻西門不休者不過張

兵以脇我綴我而分其部散掠村落耳執事第嚴飭  
吏士登陴偃旗鼓靜以待之而擇其曉勇善鬪者夜  
間道發陰布各村落間使會精勇少年設伏要其零  
抄或合或離勿使之測識彼進迫巖城不能入退無  
所掠不過三日走耳賊走以餘皇載炮火而追之彼  
隋歸可立盡也

何參政

弟側伏草莽則聞吾丈爲大吏嶺表秉鐸江右隱然  
東南一龍門而弟謬起從事於浙吾丈飄然塵壒之



表矣浙東西相望如異域一官濕束不能步武錢唐而東以叩玄亭乃稍稍傳薦紳大夫議欲奪吾丈於烟霞泉石間不識肯遂幡然否傳有編古今遊名山記弟夙心日訪之書肆而不可得近得之邵少叅所讀之連五日遇訊謀輒乙之少間復讀之至丙夜不忍釋令人厭見吏民耳嚴君平尚云州有九遊其八以爲恨來日何幾乃欲以匏繫之區而繼亥跡之後不亦迂哉携此編歸異日略如宗少文故事足矣草次成一章仰博郢和亦見區區神馳於左右耳諸記

次第中微有錯迂者恐誤漏雌黃又所遺似亦不少弟所收後先不下數十百種不審可備續編之用否敬附郵筒於少叅公所奉奉不盡所懷統唯照亮

與楊仲芳

舟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暮接邸報知執事遷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柄用者丈夫得意事要令磨墨盾鼻左手持橐右手寫燕然碑乃爲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辟敗又名大高如孔翠威鳳弋人爭欲得而籠之幸自避千



伊遙覽乃下可也執事暫於義忘久矣莫助之愛弟  
姑效愚焉書抵京而君就逮三日矣

趙中丞良弼

前者辱教使遠迓草率附數行爲謝及於冗中得一  
詩亦不知其何語臆月小盡抵襄陽追淮海公不及  
因代疏發報燕中書得百函隨趣謁郢陵歸用望夕  
入鄭甫三日而使者復以大貺種種至矣鄙言不以  
屬詭口而欲登之壁且復理故帝損華觴大幣爲謝  
是重不佞愧也太和真府呼吸上帝豈敢以風塵吏

而遽干之景風之候藉手賢撫君爲紹介則不佞將  
執鞭焉郢城無所不縮轂僅一二鳥道爲通其在楚  
賦肩於隨息固附庸也而翁乃重以獎飾鄙人倘遂  
信之得無令人作夜郎王觀乎一笑一笑所示容目  
稱屬似未安欲令改正宇下之覆固日淺而勤恤我  
多矣其能遽卽分庭禮哉俟小間當如命也

羅虞臣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謾謾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  
中柳謝盧亦矯矯儉父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



別後捉鼻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瀛莫之間饒魚  
懈足啖濁醪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  
執事勉旃自愛二詩見扇頭可博而取也綠篋中無  
復餘耳

陸浚明先生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  
古人語抑何竒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參政唐太史二  
君子號稱巨擘覺揮霍有餘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  
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窘邊幅僕聞與吳

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  
何至掇六朝諸公之敗縷結鶉聯絡而成章僕私心  
怪之以爲如閭門市綺帛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鏹  
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  
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減於龍門之馭旣幸取進士  
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踈懶之癖切入膏  
肓跨馬候謁達官如使絕域顧同事者面頰流汗少  
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能梳櫛朝起假手僮輩抑  
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



世耶西曹號冗散而訊謀未及清晝晏坐間亦有文字之好捉筆一二語既讀之便自羞毀去且未及登執事門何敢便操鉛槧柄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傳妄也

荅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聞問者十四寒暑矣雖凡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區區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履危制命炙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擬走一介候踪跡稽劄之間而竟次且不敢

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繇容城君故被萋菲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齟齬時時相左遂中竒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某不孝不能代歐刀北闕乃以宗祀之故勉強偷食息亦何顏稱人於天地間哉卽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蜍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爲也人於生死亦觸藩維谷奈何奈何近者元兇褫斥小豎遠戍執事之道已行海內方日夜覬東山之召以大吐未竟之蘊而不忘窮谷草芥手書慰存且訂盟五湖三山爲日以待執事



高誼宜爾僕雖欲躡芒屨操瓢笠以從山川之靈其  
肯令不孝之子辱長者杖屨哉茲因蕭丞便附言鄙  
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勉旃良飯自  
愛

吳叅議

間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  
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  
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誨  
適偶有聞於輿人輒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  
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  
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竒節表  
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慎終始  
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如明公明  
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旂之上旋轉而海內嚮風若  
勳貴減騶於文簡裔夷戢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  
所重爲明公祝者願明公少含弘其介冲融其辨使



薑桂微溫蕪蕘得進而巳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  
不檢之譏而識者以爲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  
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習雕虫之技奉職粗理不從  
權貴乞功名便以爲足標榜自是報施多簡中遭大  
慘形神都廢禪除之後時時以酒寬之幾遂成癩平  
生賴先人饘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識窮乏不少  
邇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画至減仲產以此  
愧心第爲狂爲放不敢爲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  
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爲於世者耶吳興稍一

控墨吏持巨室洶洶至今僕何垣壁而敢希明公作  
用試事畢乞歸當徑造門下請教不一

素抑之

別日抵潞河巳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  
鼓前後應答楊柳蕭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  
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巳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  
酷誰行賞此閒中臆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  
颭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丈夫得志要令盾鼻上磨墨奈何齷齪效



吳子輩爲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爲兄一掃軍  
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沉幾萬勿輕動  
僕非能知此者于兄效骨肉之愛耳

劉子成

辱手教知抵家復遣西河之戚蒞鎮已久威信境外  
爲慰苗類獷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  
者乃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  
中寒兩作遊岱幸不見籍輾轉之際放下世味一切  
無與唯念去日鹵莽虛負生理乍得餘年便擬堅入

雪山斷臂穴腹無復顧念今而更悠悠故吾可惱可  
惱足下知公實逝耶造物小兒半道弄人僕亦幾落  
其手公實故緣薄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  
一段薦牘寥寥政是本色僕夙力未遂聊復陸沉簿  
書豐草長林蓄之久矣爲老親方履虎尾不得恣然  
奈何東南之變不意一至于此三吳無尺寸乾土宗  
黨交游大半異物僕亦無羨生者早晚等耳使回促  
書甚急據案草率數語殊不詮次風塵之際哲士竹  
帛愚者礎斧足下勉之



復戚都督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隄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爲縣官卽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玉中丞復書來云戚公今韓白也雅欲得足下言足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大司農金錢不訾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輒詮次鄙見爲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旣殊

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廐三逐之媪徑街顏于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閩人笑哉及使啟械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拳篤至若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歔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卽知操鉛槧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爲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兼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侯印焉能更刊敬當  
釋未以俟飛捷南牀萋菲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躊躇生  
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膩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  
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備藥籠  
中一物否承損華幣玆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  
又懼勞使者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  
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願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酬來美  
也幸亮而納之

荅武岡王

伏蒙殿下下教賁及幽憂唯是愼越荒迷之人無所  
比數不祥姓名輒敢以瀆鈞重悚息悚息先大夫之  
有事大藩廿有四載矣殿下見稱若新憫卹冤酷以  
命孺子孺子死且不朽拜啟華集悅被雄風小山金  
樓瞳乎其後復徵睿旨有意楚書俾魏余二君子總  
司其允仲蔚公瑕淳父嘉則爲佐紀纂不唯七澤吐



潤一嶽生色蘭臺渚宮之間幾復聞屈宋唐景輩珮  
履聲矣淳父似終不能強仲蔚雖苦頭風節出感知  
已誼重或可從吏長裾一登醴筵也歲暮卒卒垂囊  
先事不克覲縷統祈鈞亮書刻數種附覽不宣

荅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  
其入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絀漢官之好一從事  
於雪苑夾池卒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爲梁史  
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

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  
跡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  
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  
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  
也僕於茲道鷄肋耳家旣無遺書足讐所哀訪十不  
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  
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山  
巨源又得普師游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  
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朱客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寶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輒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謁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爲祝京兆且復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歉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慕說者爲博南山人也世貞

於詩無所解然竊

謂博南山人固博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渠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  
挖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處躑躅予盾之與交而  
案牘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島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發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謫  
也非脩我墻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冀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荅徐汝厚



兩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苦  
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餽粥不異諸生時此乃佳耳士  
大夫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  
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  
思卽嚮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  
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  
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  
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  
我欲潔身誰當其污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

然矣

荅陳玉叔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  
吳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亡  
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  
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塵塵一守操觚之  
士亡所藉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壘  
書褒召當亦匪遙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  
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蕘采進之引



玉不佞於公文無能爲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  
宗發以竒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  
比故不辭而僭爲之叙自忘形穢之謂也公能爲我  
歲拙否先太恭人賁大步兼拜牢帛之貺名刻琬醇  
惠存種種吹暖於灰援骨加肉何以爲報使旋聊此  
附謝諸容嗣悉臘寒爲道爲天下自愛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  
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啟楫捧

阻有餘思焉門下眄睠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爾僕故  
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汎不減元禮  
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  
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顏磬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  
後無地着面強自力入棘卽文事叢委之矣垂老於  
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  
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織謹領獨青州從  
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幸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  
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琅琅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以論



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  
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缺之歎也尊  
公秦音嗚嗚爲楚生色他文多竒知當未艾方苦頭  
風飲藥不一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朝藉垣省相望乃  
不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竒也旣足下屈爲  
外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  
麋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花千古隲核

二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顧  
不自憚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  
爲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  
代文獻寥寥焉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  
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調言之禁甫  
離齷卽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  
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  
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爲何物  
語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



根之語蠅集蛙傳以文其陋而矚然欲主齊盟卽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卽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爲不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卽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罷歸田爲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酬以故每一遇足下

輒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媿媿不置也家弟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奈何失之尋足下遷留省爲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挈篋榼嗣其後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見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觀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



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  
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  
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  
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強飯自愛

樊侍御

某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往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  
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  
別袂中懷怒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顛慨然有餘  
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

風來諭似有所未足拳拳叩攻於頑石胡長者乃爾  
某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  
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  
卽亡論其文卓犖趣古某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  
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歷下就視畢  
數日跨一羸歸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  
矣安所得酒持敝縕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  
不數數受也比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  
母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



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糶待非常之客  
客亡爲游揚者僅鷄肋牘末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  
腸屈足就秣御圍鞭箠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過不  
視乃始慙然釀首譁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母令  
海內有以御圍窺伯樂者

俞仲蔚

前入吳見陸子傳先生僕欽其歸甚高又丈人行也  
頗與僕論詩僕舉足下似之渠云甚古雅少瀏耳僕  
謂瀏政是吳子病故不應識足下耳今奉去素卷一

冊一欲足下書古詩字做錢大或遂多得數章近體  
亦可二三鄉居極幽寂春來卉草種種又多海魚新  
菜差足奉也足下與小佳便從籃輿昇來醉花下矣  
京師稱謂太厭人僕與于鱗輩稍稍去之因呼字然  
僅施三五同志他友生亦遂字吾吾不許也今以謂  
足下亡訝也

又

三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冠  
似小緩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橫殺將吏從容歸其大



衆彼不肉我哉又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乏  
英雄耳閭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  
問足下無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準  
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威加海內始相驚一  
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  
嘉亟爲吾稱某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  
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  
聞見宗耳前書邀足下拔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  
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集何時付吾某冬盡當得

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徑歸卧矣濟人盧楫賦手  
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春時身在人齒頰間又復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  
書多愴悶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南  
附足下書及扇來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宛轉流麗故  
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選尚隔一塵耳僕居恒  
謂子與如醍醐和軟豐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  
留連東吳菰蘆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



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  
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是  
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政復何益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杖屨無恙詞  
筆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  
秀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鑛象管斷  
續雲氣中幡節婀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  
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官觀數十百畫作一家相

羽流萬數無一人捉麈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  
振耳作譟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  
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  
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卧游否年來不作賦既成  
讀之謂可文考靈光鼓吹亦是老態護短也錢叔寶  
秋涼欲過此倣王安道例作圖足下爲我書諸篇於  
冊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絕庶幾托驥尾以不朽耳所  
許寫圓覺維摩可就緒否旣乞休不獲未免婆娑山  
城軍事稀簡罷案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髮耳人



三鳳沙入片不卷一  
便聊此奉候不一

盧次粳

騎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  
作足下繾綣故知竒人難再耳下衛河飽帆張風鳴  
榔瀉流不旬日而抵燕太足暢懷爲足下成五詩可  
自翫也毋輕令時人見之知當復南南殊饒山水恨  
乏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黃淳父

僮回啟篋則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

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瓠菜色真如藍田綠玉嚙之  
令米液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乏曹子桓手  
筆形容之使二妙沈鬱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出  
門而盡又不及子猷矣

謝茂秦

鄒處士張武部來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屐曳裾自  
若尚平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  
貞比治刀筆多暇卽耽耽柱後惠文能撓我一觴一  
味爲也于鱗歸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綈袍戀戀



王鳳洲尺牘卷一  
猶故人哉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顧聖少  
歌行鏗錚大非足下家也幸規之爲深湛之思乎其  
人今何在留書足下待其來以授之鄴中諸王藻聲  
蔚蔚醴酒不薄足下無苦

荅王貢士文祿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日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卽從地  
下以爲千古之人子辱自奉諱來鑿坏塞兌贖謝世  
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闕更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  
惠之書重見推假謂爲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

過聽耶僕不才束髮時氣豪腸肥妄命管翰輕爲撰  
著竟不闕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鏗間余  
髮今種種矣毋能爲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  
除甫畢爲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間悉發之益自愉快  
不謂足下知有僕謂僕知有足下也藝草雄麗奔逸  
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歷上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  
家其猶頗視唐宋乎稗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裏伊洛  
乎談經濟陸賈班嗣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奈何不  
令擁簪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熊



汎五鷁用口舌立功萬里外而猶齟齬旅進退於公  
車之門噫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足下又欲輯  
明諸先生文辭爲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爲叙則  
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評其畧國初諸公承元習  
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稱  
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  
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  
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爲歐曾近實矣其失衍  
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

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  
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毘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  
委勉之汎瀾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卽不薄此言而  
姑留之聞者得無掩耳而走乎業與足下數百里隔  
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扆必有當者又鄙作凡六十  
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  
佐足下舞劔之樂足下以爲何如

沈茂才

不佞獲從嘉則遊間則誇小阮不置也且曰令此子



抱鉛槧而從二三大夫驅于中原者必不後矣不佞  
因已私識之而會嘉則從足下所來辱賜書讀之卽  
無論其文辭瑰麗乃寄嚮傾注栩栩紙墨間矣豈嘉  
則亦遂先僕於足下耶不佞負大慙天地間萬事瓦  
解已久爲豪傑士大夫所棄雖然不佞亦不願其更  
收也伏蚓沸蜩爲氣機見迫不得已而有聲豈以自  
愉快哉嘉則旣已誤聽而足下復艷傳之將使不佞  
愧而走耳獨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柁爲十日  
飲僕久奪賢叔氏高陽印章當解以佩足下歲晏海

邑零雨牢騷臨書不勝懷悵

與王百穀

念昨過足下與足下見過舟中雖兩接杯酒奉談笑  
然忽忽多醉夢中語武林山水如畫茗雪間尤自清  
遠恨以高車大輜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姑一再領  
畧且與私約異日作一芒鞋竹杖緣耳足下更不忘  
我遠使手書勤勤慰存軟語清譁宛然如覩眉宇快  
然快然白司馬佐江州時年四十四有詩云老婦低  
眉事舅姑蘇長公守湖州亦正得四十四僕今其年



矣顛毛種種豈復堪此躑躅足下幸以尊鱸時候我  
可也金令佳士敬如誨不一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  
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  
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  
上坐甚奇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  
甲憂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  
勛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鏡歌張大 皇度山人何

寥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  
庭始波木葉微脫桂醕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  
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臂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  
謝茂秦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舜華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  
區區將無洪喬浮沉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  
壯游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齒  
齧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刼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蔽



人睚眦間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  
脫粟對飯揚摧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欸段使奚  
奴御而太嶽之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竒也足下果  
有意乎急欲須全集一覽幸卽寄示

袁履善

足下書寓上事人也則叙契濶陳喪亂宛然握手矣  
足下謂從賊中來餽粥都廢仕路刺促荆棘眼底至  
喻於蟹蚌醢鷄亦大悲哉雖然此寧獨足下也某風  
雨之椽再辱賊手被髮燕市中復失貴人色耽耽虎

視故有槐簡不敢棄之候作逐客用耳間一攬鏡鬢  
髮驟改黧黷縱橫黔首失素秦晉之間獄徙地拆恒  
恐一旦不待無以寄吾區區日夜仰面看屋梁未給  
也吳明卿曾一寄吾詩古來薄命婦不肯悔蛾眉吾  
讀之泫爾涕淚也足下毋以時薄而自矜東長安中  
縱之僕與李于鱗寧不有屈氏纍盲老公腐令之屬  
卧足下几席間乎勉旃自愛風塵之際毋深談勗之  
而已

顧季狂



王鳳洲尺牘卷一  
歲暮曠處有懷伊人忽楊開府信來接足下一紙殊  
慰知杖笠近入越矣越去鄉不十舍許長卿得無倦  
游乎開府曠朗大度不減武寧王侍中殊堪足下嘯  
味所示謝茂秦固無恙然猶栖遲鄴下不已胥靡行  
及矣僕自奉諱後形神蕭颯志意衰惰每思舊游况  
若夙世偶有小小篇什徘徊自咲如栖蟬伏蚓縱聲  
振月露安能離身槁壤之外耶

又

從游客得足下所爲螳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已  
又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齷七俎馨旨留窅咽間  
矣毋論足下步趨青蓮卽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  
所願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  
甚拮据刀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爲  
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  
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干鱗高枕可訪耳

沈嘉則

足下云水中摸瘞鶴銘可讀者大是奇事此正是豫  
章鼻祖足下戈法想爲一進矣足下又盛稱傾橐獲



揚州瓊花記石頭城中一催粧詩貴於三斛珠今何  
至傾橐耶此花終爲人鳥官取去朱邦憲鑿語至於  
玉帝所薦足下作代人不允大可畏也邦憲遂爾長  
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慨痛  
深陸與繩以此君事見脅斷酒不佞謂邦憲賴酒不  
作四十九年虛生耳九月與子念輩汎太湖登洞庭  
幽探壯覽覺此身如出天地外歸從鄉里應酬杯酒  
作劇覓語竒凡中半耳記一首詩三十餘首方付梓  
完日呈覽也足下爲玉叔紹俾叙其文玉叔文故峻  
潔饒竒思僕何能爲役足下計之覆瓿可也長淮限  
人恐無有能物色足下者不虞桂玉哉幸自思之對  
客不一不一

張幼干

承損餉洮瓊孝宗英主益公賢相故不忝魏文貞笏  
也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冷然中清商故端歛辟易  
矣酬物誠微渺知足下不爲意者念此研之去來俱  
不辱也倘許賜和尤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此是一片  
綠玉淳熙主人不合稱瓊瓊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



云云彼偷兒者亦非劉義觀耶阮將軍何宜有此不  
得不付釋門怨親障也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數也或多隱淪獨行托  
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  
猶令淮陰少年闔力惜哉

楊應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爲老親徬徨不得游  
從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欲

取道過吊世網洶洶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唯山陽  
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  
行而翁懋懋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禬獨以  
日爲歲業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甘金可財十  
一烹隻鷄絮酒以醉餘治嫂菜麋吾不敢煩郡縣不  
能多耳

荅李駒

走兩价裹一月糧匍匐數千里而來致生芻之奠于  
我太夫人也蓋猶子之誼藹然矣啟篋得書以墓碑



若傳爲托不佞遂任碑辭令仲蔚公取輩書之勒一石負鼎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鄙意亦爾以自有此法來唯此君當爾所謚自文外爲貞若介若憲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集俱檢領每讀之淚輒泫泫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梓法依獻吉集行款大小得廿四卷刻手頗精須新歲二三月可辨也詩種種有妙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刪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姪浮票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裁內有尊君一卷可收藏也秋氣漸深強粥自持臨紙哽塞不盡

程子虛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粲然中而足下遠來過從以文事相命大出其素裝爲贊足下豈噉名者要必有當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祇園而屬舍弟憂採薪不能具主禮以是還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于鱗並出



嗣何李後也已又謂與汪伯玉鼎足而三夫于鱗建  
安伯玉西京是二君子者各操其強悉甲臨我蓂爾  
滕國介於齊楚之間悉索敝賦猶懼不共而曰狎主  
齊盟誰則信之適李駒致于鱗全集至轉自不可階  
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有意乎不朽于其間爲數卷  
助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佩也墨亦是奚潘之亞小  
間當作一詩相酬五言律清新雅逸大是當家足下  
云有家戚速歸里後會未卽以爲悵悵耳

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  
乃江東羸其二又十與明卿輩爲之左提右挈以睨  
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爲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  
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爲有韻之言顧才不  
能高于鱗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  
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繁而伯玉又辱  
收而頡頏之大約僕于詩大曆而後者闖入十之一  
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顧所以不敢  
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于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



不究不至作躡嚙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  
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  
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爲今人今人不  
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而出其骨體天質以  
角世之浮靡者卽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  
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闕闕詩書超乘而出  
是爲難耳此語極有致卽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  
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  
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錄示當暑服

散作報不一

國朝七史名公尺牘卷之一終





三原漢方片方卷一

十一





